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回天綺談  
第十三回 千里奇逢班荊話舊 群英相會救友同心

卻說營打泰格聽了卡爾巴利這番說話，大吃一驚，就對著他說：「老兄就是我的妹夫嗎？我就是輔拉華的哥哥魯士卑治了。前幾年別離鄉井，週遊天下，想多找幾個同志，同心協力，將來擔任國家的大事。零丁漂泊，不知不覺又過了數年。近來鄉心忽動，想回家裡去一省雙親。途經此地，忽遇老兄，聽了各種的高論，就知道是非凡人物，一定是改革黨中之錚錚的。正欲披露心腹，縱談天下事。但邇來這些奸黨愈弄愈巧，狡計百出，每每作違心的論。口裡隨便說幾句文明的話，心裡頭實像虎狼一樣，混入改革黨中打探消息。小弟閱人既多，也不免狡猾起來。所以剛才故作誹謗改革黨的說話，不敢露出真面目來，遂致纏個不休。原來老兄就是我的妹夫，實在失敬失敬！請為恕宥。」卡爾巴利聞言，始知他是內兄。先說了幾句謙遜的話，更說：「老兄的事情，前聽令尊說過，實在佩服得很！今日忽在此地得拜尊顏，真是天緣不淺。」絮絮叨叨，說了一番家庭瑣事的話。後來講到威廉亞卑涅的事，太息了幾回。又說：「亞卑涅為救我同胞，無辜入獄，實在可憫。剛才聽那令娘的說話，就是天帝也以救他的事情付托我們。違天者不祥，我們兩人將來救他，不可不想一個萬全的策。不然好像遮阿裡輔，不獨無濟於事，卻令這些狗黨防範愈密。少不免又去磨折亞卑涅，越發使他多受一層苦楚。不知老兄有何高見？」魯士卑治答道：「尊論甚是。但天下事那裡有萬全的法兒？若想到透，是沒有一件事辦得過的。冒險固是有弊，總是持重也有持重的弊，不過見事辦事罷了。」

正在商量，忽然森林裡頭跳出一條大漢。頭戴著皮做的頭巾，足纏著黑色的足抽，腰佩長劍，手拿弓矢。身高七尺餘，年方三十許。氣象崢嶸，眼光閃爍，好像一個獵夫，又似一個山賊。他們正要去問他的來歷，他卻徐徐行至三人面前，恭恭為禮。特向魯士卑治道：「小爺你忘記了我嗎？小的就是令妹輔拉華乳母的孩子律克卑。小的幼少的時候，跟隨家母出入府上，深蒙愛顧，屢受大恩，實在感激不盡。自辭了府上後，往倫敦首府，投身俠客威廉勃魯士家裡。蒙他賞拔，叫小的跟著他走。後來有改革黨員名望的人，那一天在勃魯士家裡開會。不知因何事故，被政府知道。他便派了三十多名的捕吏，破扉進來。小的與這些家丁擋著這些捕吏，待主人與及改革黨逃脫後，乃容他進來。故這些捕吏擁入時，主人及改革黨的人已通通走了，一個都拿不著。小的與三四個同伴也乘間逃脫，相議分路去尋主人的蹤跡。小的細思，現在政府的行為舉動是沒天理的，沒良心的，離奇變幻，不可思議。主人的家眷究竟不穩當，因轉回主人家裡，勸主婦搬家，以免陷這野蠻政府的毒手。無奈主婦是很正直的人，說良人有這種事情，實在意中。但我妻子全不知情，就令奸黨如何橫暴，那裡能夠株連我等。若倉皇逃走，卻似出於有志，他們反疑起我們來。你是與他們曾格鬥過來的，他們總認得你，你可找一藏身的地方，暫且躲避。」小的聽了這話，就沒有法子，跑出來再尋主人。但是尋了一個多月，影兒也不見。小的流離漂泊，沒有托足的地方，不得已跑到故鄉過這日子。今日天氣晴和，特攜弓矢來這地方遊獵。忽聞刀響叮噠，知是有人打架，遂尋著刀響的聲音，來至此地。來後又不見打架，只見有兩個壯士伴著一個婦人，越發疑惑。細看一會，原來就是小爺，真是可驚可喜了。小的茅舍離這處不遠，若不嫌卑陋，請到舍下少少息息。」

魯士卑治答應了他，便指安氏說道：「他就是亞卑涅的夫人了。」律克卑便向亞卑涅夫人說道：「夫人的貞烈實可欽敬，聞名已久！但亞卑涅先生近來消息未審如何？」魯士卑治代安氏將他事情細說一番。律克卑激昂慷慨，熱血盈湧，說道：「他在重牢裡頭，看守嚴密，一兩個人恐不容易救出來。我主人勃魯士所養的壯士，倒還不少，潛伏各處。若與他們商量，謀劫獄的事情，或辦得到。不知尊意如何？」魯士卑治三人聽了，歡喜不盡。便說：「我們同志，正是商量這個辦法，真是英雄所見略同。今日無端邂逅，亦是皇天助我們改革黨的機會。」律克卑沉吟了一會，又說道：「我們要去劫獄，奪亞卑涅出來，野蠻政府定以為他的夫人所主使，又來騷擾，也未可知。據小的愚計，不如請他到小的茅舍暫且藏身。」安氏多謝了幾聲，說道：「妾上無翁姑，下無兒女，自良人入獄後，零丁孤苦，身似浮萍，孑然一身，毫無牽累。既蒙垂愛，敢不從命。」律克卑又說道：「現在天也不早，何不一齊先到茅舍，細細商量，以便行事。」各人都感他的厚情，相攜下山。

行了兩里多路，至松林陰翳的地方，露出一間茅舍，這就是律克卑的房子。各人一齊進去，拜見律克卑的母親，略敘寒暄幾句。律克卑的母親先對魯士卑治陳述久闊的情話，叮嚀反覆，說完又說。又問道輔拉華的近狀，對卡爾巴利應酬一番，向安氏又歎賞一番，慰勞他幾句。於是殺雞為黍，以治供具，這是不在話下的。律克卑於是與卡爾巴利、魯士卑治，三人相商，結拜兄弟。是時魯士卑治萬事都擱下，只欲趕緊招集壯士，把亞卑涅救出，聲聲要趕快下手。律克卑說道：「現在政府搜索甚是嚴密，我們幾個一塊同去，好像出隊一樣，形跡可疑，也就陷於危險之地了。不如小的一人改裝易服，先去訪壯士們。諸君就在這茅舍守候，方為穩當。」各人見他說得有理，都答應了。律克卑趕快收拾幾件衣服，就要首途。臨別的時候，告訴他們以十日為期，便出門去了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律克卑出門後，自朝至暮，東奔西走，跑了兩三天，卻找不出一個人來，好不心焦。一日，剛在那一所客店投宿，心中很不愉快，去找店主閒談，借以散散悶兒。傾談起來，少不免問起店裡現在有幾個貴客。店主說：「現在貴客也不夠十個，但是有一個很奇怪的。」律克卑即接口問道：「是怎麼樣呢？」店主說道：「這處地方僻靜，晚上—早就要關起門來，此是這裡的規矩。那一位貴客，日間出門去自不消說，直至—更多天尚不回來。但至明早，又見他睡在牀上，門是一點兒都沒有動著，依舊關起來的。不知他是在那裡回來？神出鬼沒，很令人害怕。」律克卑聽著，心中就懂了幾分。細問店主，那一個客住在那個房間。店主告訴了他。他到晚上，就要去探訪這位貴客。

原來就是威科倫，從前在魯勃士府上天天見面的。久別相逢，歡喜自不在話下。律克卑就將這種事情大略一說。這威科倫聽了，也沒有商量，也沒有躊躇的。只便說明天快去找些同志，早日下手。心中一面揣度，這一個住在那裡，那一個住在這裡。打量了一會，都有幾分成算。明早就同著律克卑按圖索驥。果不出所料，跑了一天，就找了六七個壯士出來。這些壯士一聞此報，皆說道這種事情是本該做的，齊聲應諾。於是約定時日，在律克卑家裡齊集。

律克卑以事已就緒，先自回家裡去，將這數日間的事告訴他們三人。且將威科倫的本事，細說一番。他三人眉飛色舞，深謝律克卑，只有天天盼望壯士們趕快來到。到了是日，這威科倫先跑到律克卑家來。其餘六人，或一個，或兩個，後先齊集。群英相會，商量如何辦法。此是不消說的。

至這件事成敗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